

2021年度流行色：“亮丽黄”与“极致灰”

来吧！用时尚疗愈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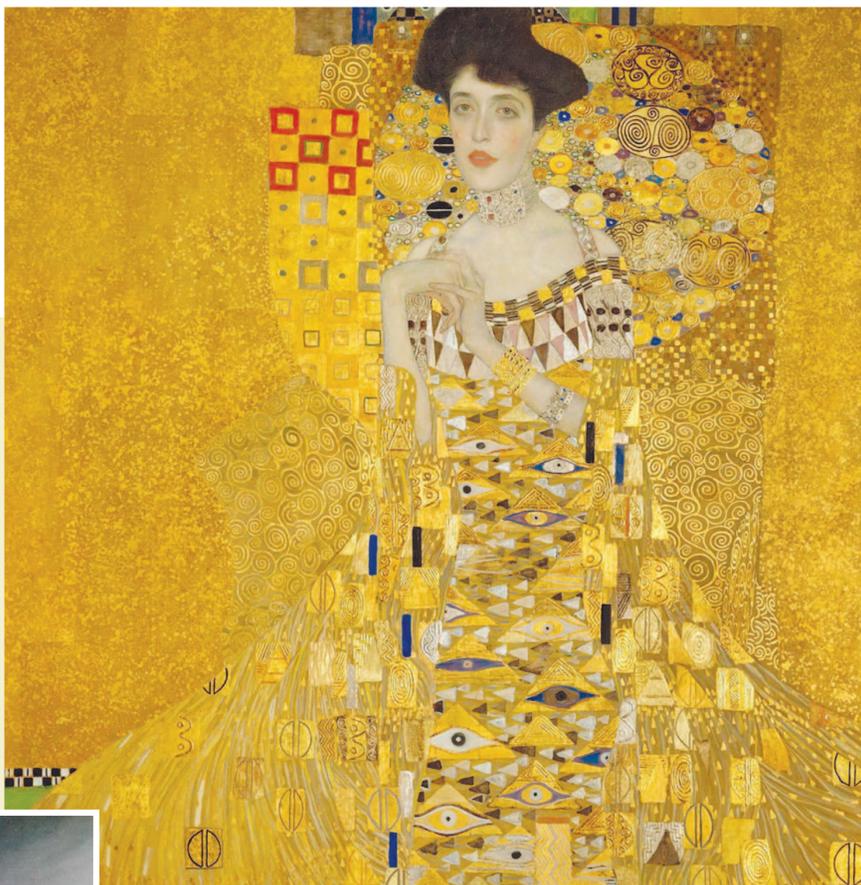
徐璐明



在2019年的珊瑚橙和2020年的经典蓝之后，人们或许会期待2021年的流行色更深、更冷。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潘通色彩研究所却将2021年的流行色颁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颜色——“亮丽黄”与“极致灰”。

充满活力、阳光般温暖的黄色，和实用、坚如磐石的灰色，是官方说明中对这两种颜色的诠释。黄色的出现与远古时期人们对太阳的崇拜息息相关，因此它也被认为是“欢快”“幸福”的代表色。而灰色的选择则有些微妙——之前的研究显示，灰色往往与抑郁、悲伤产生联系。不过，潘通的团队认为，灰色是岩石的颜色，它所展现的韧性与可靠性是他们更愿意采纳的含义。

这是22年来潘通第二次在选择年度颜色时选中两种颜色。上一次是在2015年，当时被选中的是蔷薇石英粉和宁静蓝。那一年，这两种颜色意在融入彼此，体现出对性别平等和社会进步的认可。但今年，这两种颜色既是独立的个体，彰显个性，又作为互补，衬托彼此。“没有一种颜色能传达这一时刻的意义，”潘通色彩研究所副所长劳里·普莱斯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我们如何需要彼此的精神支持和希望，人们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古斯塔夫·克林姆 《艾蒂儿·布洛赫·鲍尔画像一号》

黄色刺激着眼球，也象征着人们对光明的渴求

除红色外，黄色是艺术史上最古老的颜色之一。黄色存在于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绘画中，甚至可以追溯到洞穴绘画的史前时期。黄赭石亦是最古老的颜料之一，超过17000年的洞穴壁画使用的就是这种由天然矿物制成的颜料。

据说，黄色的出现与原始人对太阳的崇拜息息相关，也正因为如此，黄色也通常被视为温暖的颜色，人们更是赋予它幸福、乐观的内涵。

然而，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黄色的地位却明显下降了——这与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审美取向有关。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意味着对明亮颜色的拒绝，而优先考虑白色，黑色，灰色和棕色等“低调”的颜色。

尽管如此，黄色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几代画家的功劳。法国浪漫主义大师欧仁·德拉克罗瓦曾写道：“每个人都知道黄色和橙色是美丽的色彩，象征着喜悦和欢愉。”而首次将黄色运用到“极致”的当属印象派画家，而梵高就是其中的翘楚。他以使用鲜艳的颜色而闻名，研究表明，黄色是梵高最喜爱使用的颜色。这在他的《向日葵》《黄房子》中都可以找到端倪。而在《鸢尾花》中，梵高将花朵的蓝色与明亮的黄色背景进行了对比；在《星夜》中，他使用黄色来强调星星和月亮。另一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则会用黄色来增加头发的光泽和清晰度，或者使用黄色来突出绘画中最重要的元素——如《The Skiff》中的小船一样。

黄色确实是一种“可见”的颜色。它会瞬间从其他颜色中跳脱出来，直逼你的眼球。这就是为什么在艺术界之外，人们经常用黄色来吸引眼球、引起注意。例如，建筑工地工人的头盔和服装、小丑的装扮、出租车和紧急车辆的外观等等。

不过，除了实用方面的应用，直到今天，黄色依然没有成为主流颜色。事实上，人们并不怎么喜欢它——在一项色彩接受度调查中，只有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喜欢的颜色是黄色。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曾提出了一种观点：“明亮的黄色仿佛会刺伤眼睛，眼睛无法忍受。人们会联想到喇叭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它会激怒、刺痛……”

如此“刺激”的色调让普通人对黄色望而却步，但却成功吸引了野兽派画家们的注意，他们成为黄色的拥趸。1905年前后，年轻的野兽派画家们用最大的热情拥抱了这个颜色：德兰、马蒂斯、曼金、弗拉明克……在更高和梵高的影响下，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色彩狂”。他们擅用纯正的色彩，使色彩运用脱离“前辈”规范中的所有限制。野兽派画家们打着“色彩的诗意与任性”的旗号，为他们画笔下的物件随心所欲地倾注下任何的黄色，“色彩的目的，是表达画家的需要，而不是看事物的需要。”

所有这些“出格”的行为都使黄色受益，野兽派画家大量使用黄色，并给它们赋予了温暖，明亮，饱和的色调。



▲灰色是让其他颜色发光的理想背景，这使它成为时尚界最爱的背景色之一



▲亨利·马蒂斯 《蓝衣女子》

灰色本身并无色彩，却能给予人们恒久的力量

在潘通公布年度流行色的这22个年头以来，黄色是第二次被选中，而灰色则是首次获此殊荣。事实上，灰色都不能被称为“颜色”。在色彩理论中，灰色是中性或“无彩色”的颜色，这意味着它是一种缺少色彩的颜色，因为它只由黑白组成。

灰色是一种不带情感的颜色。超然，公正和中立。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是安全的颜色。环境中的灰色指示着一种自信，冷静的状态，同时也能唤起关于力量和耐久的联想。潘通的执行总监莱亚特丽斯·艾斯曼在她的书《每种情绪的彩色》中指出：“灰色代表坚固和持久，这是岩石的颜色让人所产生的关联；在古代，这是石柱、庙宇的颜色，它们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蚀。”

在文艺复兴时期，灰色成为一种流行的颜色。这个时期的装饰油画几乎完全以灰色和中性色调执行，优雅的深度和色调使它们看起来像石雕。其后，埃尔·格列柯与伦勃朗也探索了使用灰色可以达到阴影和光线的变化深度。在他们的作品中，灰色可以使画作更有真实感，并具有阴沉而微妙的气氛。

灰色与时装界的联姻则出现在19世纪。当时，巴黎时装在高端女性中推广丰富的色彩，而伦敦和纽约时装界则认为灰色是最适合男性商务着装的色彩。第一件灰色西装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伦敦。夏季穿浅灰色西装，冬季穿深灰色西装，这一着装“准则”在当今的男士西服界仍具有持久意义。

而真正让灰色与时尚界产生微妙联系的，却是摄影与电影的发明。在1935年彩色胶卷发明之前，灰色是摄影作品的主要色彩；而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推出彩色电影之前，灰色也是电影的主要色彩。直到现在，灰色调的摄影和电影仍然具有永恒而引人注目的质感。

在城市中，马路、钢筋水泥的建筑让灰色无处不在，也让这种中性的“无颜色”与诸如沮丧，孤独和无聊等负面情绪打上等号。不过，当代设计

师发现，当灰色作为独立的颜色出现，根据阴影的强度，可以使人镇定或压抑。而当灰色与更明亮的颜色搭配时，它是让其他颜色发光的理想背景。设计师开始重新发现灰色的功能，将其作为一种极为优雅，时尚的颜色。在实际运用中，灰色会中和周围的环境和其他颜色，比如，灰色与柔和的粉红色相结合，可产生一种女性化的温柔的感觉，而与深色相结合，则可带来更为阳刚的质感。

潘通色彩研究所以颜色和潮流的预测出名，每年潘通选出来的流行色都会被广泛用于时尚、美妆、室内设计甚至工业设计之中。但大部分人不了解的是，除了指引时尚潮流的功能外，“年度流行色”还有用颜色来代表社会动向和大众心理的作用。

事实上，颜色与人们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是心理学家们长久以来研究的课题之一。其结果表明，颜色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潘通色彩研究的色彩专家们在2000年提出“年度代表色”的概念，以一种颜色去“代言”新的一年。“代表色”的提出，初衷在于从色彩心理学和逻辑学等角度去了解人们对颜色的情感期待，以及怎样用颜色来代言人们的内心诉求，通过研究世界范围的社会动态，去研究色彩的社交功能和色彩能发挥的影响。

“在这特殊的年份，我们追寻什么？什么颜色最能代表我们内心的渴望？”这是潘通的色彩调查员们在2020年末提出的终极问题。

不通过冰冷的大数据来预测色彩变化趋势，而是通过多方的访谈、调查，调查员们发现，在这特殊时刻，比起时尚潮流的变化，颜色对人们心理的疗愈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因此，在2021的年度流行色的选择上，让人产生舒缓、冷静、积极、坚韧感受的颜色成为不二之选。

在一番思索后也许人们会恍然大悟，“亮丽黄”与“极致灰”可能不是大家所期待的时尚色彩，但也许是现在的世界所真正需要的。

黄色，串起梵高生命中短暂的幸福时刻

伊徕

1853年3月30日，人类绘画史上的一个奇迹——温森特·威廉·梵高出生在一个毗邻比利时的小村庄。十一岁时，他站在寄宿学校台阶上目送父母乘坐的马车驶离，成为永生难忘的记忆：“望眼远去的黄色小马车奔驰，穿越牧场……在那种时刻和今天之间，延绵着岁岁年年，这期间我感到自己是一切的局外人……”自此，黄色，在画家生命中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梵高与绘画的缘分，是从画商这一家族传统之路开始的。事业蒸蒸日上，年轻的男人却被一场失败的爱恋攫取了灵魂。走过长达数年的弯路之后，他终于在画家之城多德雷赫特看到了希望的色彩。“傍晚，落日的余晖映照在水中玻璃窗上，将它那完全金黄色的辉煌投到景物上，恰如伊普的一幅画……过去的时光没有完全虚掷，我们在精神上、感情上和性格上，能够变得更充实、更开阔，对上帝的认识更丰富，也更加富有生活的纯金、彼此的爱……”生活的纯金，正是多德雷赫特授予梵高的功课。生存的幸福，待到画家有能力表现时，就将是那黄澄澄的金色。

一个艺术趋于成熟的梵高来到巴黎，标志他进入纯粹创作的阶段。他画出了出色的风景画：麦田、森林内景、塞纳河边的桥，还有头戴草帽的自画像。自画像侵入强烈的黄色，据梵高一生的挚友贝尔纳尔说，“他看到了爱的大光明”。伟大的梵高已经存在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语言，然而巴黎附近的自然景象无法彻底释放存乎内心的熔金的颜色。于是，他在给意中人绘制的肖像中采用了灼热的黄色，开辟通往阿尔勒的绘画之路。

阿尔勒是一种诱惑。它坐落在罗纳河谷的尽头，有着横跨吊桥的水路，让梵高联想到故土荷兰。他全身心投入，沉浸于种种黄色、种种金色和种种蓝色，表现那令人心醉神迷的颤栗。

《阿尔勒景观》宣告了黄金阶段的开始，接近成熟的麦田宛若“一片黄色的海洋”。梵高后来这样记述道：“这里没有风，阳光灿烂，火辣辣的燥热。正好成全我的事。有太阳，有阳光，别无他法，我只能召唤黄色、淡硫磺色、淡柠檬色。黄色多美啊！”他画向日葵，起初背景采用淡蓝色，继而，他像其他伟大的创造者那样，必须将心中的渴望追求到底。于是，他不断推进这种动机，直到画出的向日葵，不是插在黄色的花瓶里，就是置于黄色的背景中。

“黄色是金，而生活是熔金”，“黄色是生命和阳光的纯金”。在阿尔勒，梵高找到了一栋两层四室的阁楼——黄房子。他终于有了一个家。在那幅著名的《黄房子》中，房舍十分明亮，着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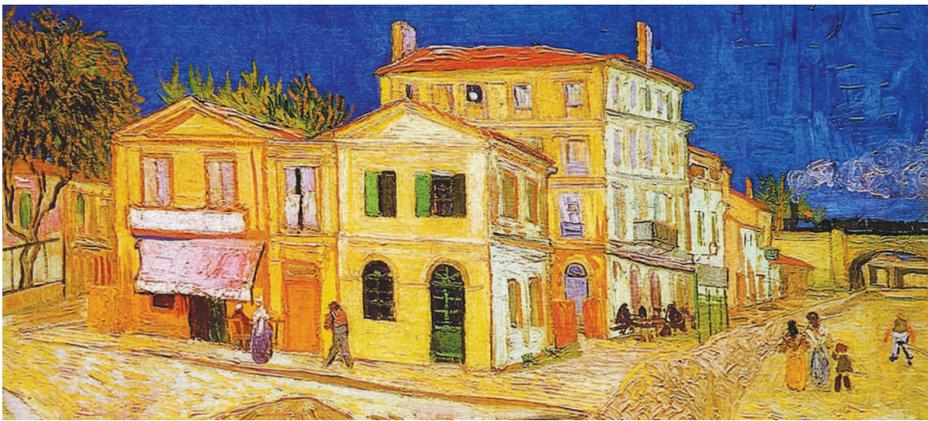
烈的黄色，仿佛在中午，而天空呈现纯净蓝色，幽深得犹如夜空，着色用大笔交叉涂抹，横线均用竖线截断，好像要叫停时间，停在这房舍里的幸福时光。

在表达幸福感方面，梵高再也没有比阿尔勒时期的作品走得更远。然而时间何曾停滞？父亲曾经告诫：“千万不要忘记伊卡洛斯的历险，他想要一直飞向太阳，升到一定高度，就失去翅膀，坠入海中。”是啊！梵高何尝不是伊卡洛斯。他鼓起绘画的翅膀，一直飞到阿尔勒的黄色，却在瓦兹河畔欧韦的蓝色中彻底沉没。放弃生命前的最后时刻，梵高创作了著名的《乌鸦乱飞的麦田》：田野还是阿尔勒的那种黄色，但钴蓝色的天空却动荡不安。三条绿色的红土路从前景起始，却不通向任何地方。黑压压一群乌鸦如同送葬飞向远方，消失在画幅的右角。

对于梵高来说，黄蓝配是幸福和生活的和谐，红绿配是死亡和邪恶的一致，黑红配是惶恐和不安的合一。在他众多流传于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轻易找到那些有着相同主题，甚至相同构图的绘画，唯一不同的只有色彩。例如在那座承载了他所有希望的黄房子里，梵高以卧室为主题绘制了一幅油画，如今陈列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中——床铺、地板，全披着阿尔勒阶段特有的金黄色，据信这是梵高幸福时光的特色。同一主题的画作，他后来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特意复制过，构图几乎相同，色彩却有显著的差异——地板是褐绿色调的，散发出一种腐烂的沼泽的气息。这种近乎残酷的褐绿色调，还出现在他一幅最绝望的自画像上——与在巴黎时头戴黄色草帽的自画像如此截然不同。

事实上，阿尔勒之后，那种“生命和阳光的纯金”再也不会真正出现在梵高的画作中。从此，那个我们一心想要在作品中追随的“梵高”，几乎一直到终了，都不过是一个影子。

或许没有哪一种黄色，比梵高绘画中的金黄更加震撼。在他充满苦难的一生里，唯有黄色，串联起生命中那些短暂的、被爱与希望滋润的时刻。



梵高《黄房子》